

卷三

于少保萃忠全傳卷之一

第一傳

書名 于少保萃忠全傳十卷 道光二年務本堂刊本
撰者 明 孫高亮 撰
卷 卷三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9
編號 D86409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40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9](#)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于少保萃忠全傳十卷 道光二年務本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于少保年出類
蘭古春風繼超群
謙字廷益號節庵浙江錢塘人也先世皆為顯
大官工部主事嘗念宋朝丞相文天祥死極忠
甚虔公之父名彥昭字英復乃篤厚君子也累
施年四旬每以無子為憂忽一昨夢一神人

後學孫高亮懷石甫纂述



K2946(2)

| |
|---------|
| 乙249, 2 |
| 5 |
| 3. 8 |



| |
|-------|
| 双紅堂 |
| 小説 |
| 19(2) |

保率忠全傳卷之三

庶人驟降三品

旌義叟全活萬民

宣德當日令漢庶人殿廷朝見。庶人猶強辨不服。忽左班中閃
出一員官來。衆視之。乃是侍御史于謙。謙當殿大聲叱曰。漢庶
人不得強辨。吾今與汝明正其罪。汝且聽着。

天生蒸民。立君為億兆之主。海內諸侯。莫不臣服。欣戴奉命。
今我皇上與汝。名雖叔姪。分實君臣。既有君臣之分。當盡臣
子之心。昔者先帝臨御。待汝恩隆無比。今日陛下即位。首加

志論會

汝之爵封。惟願共輔邦家。睦親骨肉。豈意汝不思盡忠報國。輒敢謀為不軌。初令徐顯四出劫掠。復遣枚青潛結勳臣。用鉄瓜搥死指揮徐即。而多營求護衛。陳盛兵赫劫中官侯泰。而強邀絕馬駝。贍圻是汝之子。寵妾而殺其母。仍絕其嗣。父子夫婦間。乖恩絕義。亦已甚矣。且先帝是汝之兄。誣搆百端。謀奪儲位。寔欲推刃同氣。木城曩倫。何忍為哉。散騎軍劫奪傍郡。卷亡命橫殺士民。如此逆惡。死有餘辜。尚何強辯。

漢唐人聽于公喝出平日所為。心膽皆顫。不敢復言。兩班文武。見于公言詞嚴凜。聲若洪鐘。矢口發出。庶人真正情狀。皆暗暗

稱羨他。宣德帝聞于公之言。觸起雷霆之怒。曰。朕省得汝國法不能容也。即令金瓜武士。挈庶人幽於逍遙城中。過數日夕。朝廷令排宴大宴。庶人三日。令其自盡了。宣帝日前因于謙扈車駕從征之際。料度庶人之謀。灼見無差。今又証庶人之罪。言詞嚴厲如此。宸衷大喜。乃屬意用公。不數月。忽有奏山西河南二省荒亂。有內旨特差侍御史于謙。即陞都察院僉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巡撫二省。明朝御史竟陞侍郎于公一人起也。于公聞旨。即辭別父母。并夫人董氏。單騎帶二僕人。前往到任。公時年三十二歲。行香畢。乃立二木牌於院門首。一寫着求通民情。一

寫着願聞利弊。二省里老皆自遠來迎公。公皆和顏悅色。款問風俗。里老見公開誠下問。無不悉言。風俗。公曰。今二省飢荒最甚。此為急務。吾欲與諸里老議平糶之法。汝眾里老俱將吾善言勸諭富豪之家。將所積米穀麥粟。先扣足本家食用之數。其盈餘者。照依時價糶與飢民。以救其急。自古貧富相周。有無相濟。此亦一鄉一邑鄰里之通義也。若有仗義者。每石肯減價二錢。減價至百石以上者。給與冠帶榮身。免其終身差役。併雜色差役。若一二千石以上者。奏請建坊旌表。若不願減價者。勿強之。但行平糶之法。若有奸民擅富要利。坐視飢民。不與平糶者。

汝等里老從寔舉呈。吾當重罰不恕。諸里老唯唯領諾。公又謂里老曰。今蒙我朝廷發一十三萬銀兩賑飢。吾盡發於二省州縣官員。分給賑濟。中間多有豪富奸猾之徒。不思飢民得銀止可苟延數月殘喘。反恃強挾逼賑濟銀兩。以償往日拖欠私債者。汝諸里老并飢民被挾逼者。即時鳴告。吾當重治不貸。凡有欠私債者。俱候年豐漸漸還納。諸里老唯唯聽命。公又囑曰。今凶荒之年。多有骨肉至親不能保全。有遺棄子女者甚多。汝諸里老當即開報州縣等官。務要設法收養。俟歲熟查訪還之。若汝等里甲地方賢良之民。能收養四五口者。吾即犒以羊酒。給

尚義之區。十口以上者。加彩緞。免其各差役。二十口以上者。給與冠帶。榮身。汝衆里老當聽吾囑。勿使遺失。衆里老聞囑。領諾而出。公即領各府州縣。一一開報明白。分止中下三戶。造冊限半月之間。排門冊籍。俱赴本院稽查。然亦不時躡訪。乃大開倉廩。發粟出穀。賑濟飢民。先將前朝廷發十三萬銀兩分賑二省。仍每里煮粥於通衢。如窮鄉村落之處。亦每里給米四石。令四人兼押一缸粥。每一飢民來就食者。止許吃四五碗。即令止之。復令他行動半日。再與之食。此乃是公為民深慮。恐一時食之過多。久不得食之飢民。反傷脾胃。損命者有之。故令行動。不使

過傷。寔救飢民之良法也。於是飢民扶老携幼。俱來就食。有惜軀面者。有年老并少年婦女。不好出外就食者。着查寔計口給米。或給粟麥。或頒與粥食。不使失養。公又思飢民雖目下得食延生。奈倉廩空虛。倘再遇凶荒。何以接濟。乃太書傍示。告諭富家巨族。勸其捐貸資粟。以備倉廩。以濟飢荒。告諭諒出。早有河南富民趙守賢者。家資巨萬。年近七旬。無子。乃親赴院中投詞。案下。情愿將家資悉捐到官。糶穀賑飢。餘者存之。義倉。于公見詞。親令起來。以禮優待之。着府官設席款待。加以賓禮。令簪花賜酒。仍備鞍馬。旗鼓。旌匾。迎送街衢。又以花紅羊酒。彩緞。犒賜

其家即星夜發本奏聞。不一月旨下。着有司建坊旌表義民於閭里。仍月給米一石。冠帶榮身。當時趙老冠帶到院拜謝于公。公令免拜。曰：此是朝廷旌尚義之典。何勞拜謝。因問趙老：汝年幾何。有幾子。趙守賢稟曰：某今年正七十歲。並無子嗣。于公曰：吾觀汝首能尚義。陰德不小。年雖七十。身貌健厚。非無後者。乃勸其納妾。以生後嗣。公令里老擇一貧家女到院。命趙老納之。趙老領謝而出。後趙守賢將及一年。果生一子。至院中叩謝于公。公心甚喜。以為天之報施善人如此之速。于公思吾纔出告諭趙守賢。先來損資賑濟。亦良民之豪傑也。嘆羨久之。仍大張

功文勸示各處張掛

其家除贖死費本錢不一月而下。蓋有司建坊旌表氣民於
開元仍月給米一石。冠帶兼身當時趙老冠帶到院拜謝于公
公令免拜曰此是朝廷旌表義之何勞拜謝。因問旌表幾年
幾何有幾子。趙守賢曰某今年五十七歲並無子嗣。于公曰
吾觀汝首能尚氣除德。少年雖七旬。躬貌健厚。非無後者。乃
勸其納妾。以年。趙守賢曰。令里老擇一貧家女到院。命趙老納之。
趙老領謝而出。後趙守賢將薨。一子果生。一子至院中叩謝于
公。公心甚喜。以為天之報施善人如此之速。于公恐吾錄由告
諭。趙守賢先來。趙守賢。亦良民之樂德也。其美文之飾大張。

于院示捐資勸諭

眾民誦賑濟歌謠

于公即令出榜大書勸示千餘張懸掛通衢其畧云

巡撫河南山西都察院僉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于為承奉
朝命撫濟飢荒事照得河南山西二省飢荒為甚貧民流散
缺食嗷嗷本院蒞任以來即將勸欽賜賑濟銀兩并各府州
縣無碍錢糧及預備倉糧盡行賑散以濟其急雖目下少甦
民困將來猶恐不支昔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民無
枵腹而啼飢號寒者其故何也能預為備耳今本院即捐俸

資二千五百兩。復蒙賢有司王高孫李劉揚諸公各捐俸資五百金。為蓄粟麥之本。然雖有此。尚未充盈。尚遇凶年。將何週濟。本院悉訪民情。頗知閭閻之事。今特出榜勸諭。爾等賢良富家巨室。有能捐二百金以上者。當即與尅帶獎勵。有能捐四百金以上者。當即奏聞。錄為義民官。建坊旌表。或本身原有官職者。即榮封其祖父。或錄其子之名。夜中寄學。有昔年賤價糶粟米。今肯輸千百石。仍照昔日賤價賣於民間者。亦同前樣旌獎。或收留遺棄子女五六口。并十口以上者。或肯減一二錢時價糶賣者。本院已前日面諭

衆里老。皆照前給賞旌表。不謬有賢士大夫能捐貸者。亦即保奏。不時擢用。本院每思富貴之家。如有三千金家資者。可捐貸百金。有萬金者。可捐貸三百金。亦不過三十分中出其一分。况捐一分之資。而活數千人之命。陰功豈淺淺哉。後必有報之者。本院常見有司官因飢荒之歲。每令州縣官督察里閭勸報。大戶其富豪大戶。不知捐貸賑濟之德。甚洪。而反百計蠶緣。用錢賄賂。求其脫免。里胥得遂其奸。脫上戶而報中戶。有司不查其寔。又不再三開諭。往往轉相擾害。亦何上下之愚哉。假如用蠶緣賄賂之費。孰若捐貸以賑飢貧。上舒

朝廷之隱憂。下為子孫之積福。中又不致為異甲之科需。本院今諭捐貸賑濟。寔勸汝等為此好事。汝等反吝財難捨。及一聞僧尼設法化緣。遂能捨大資財。以邀來世福德。豈非妄謬乎。孰若捐數十百金。以濟嗷嗷飢苦之民。寔有見在無量功德。故西蜀張詠能立法捐資濟貧。子孫數世榮貴。浙江蔣氏以平糶賤穀。兄弟三代為神。所謂仁人者。其利甚溥。其報甚隆。生前則萬人感戴。死後則百世流芳。多有富豪之家。平昔慳吝。不肯捐資賑濟。行此美事。是誠愚而不悟者。嗟乎。眇眇一身在世。食用有限。死又將不去。且終日營營。千謀百計。

作牛馬。不肯少輸一二。為此美事。今本院每縣置二倉。一曰尚義倉。一曰平準倉。義倉即賢良捐資輸穀之倉。平倉即豐年賤價買進。若遇凶年。照昔賤價平糶者。即於倉前立碑。勒名大書。某人捐貨若干。某人輸粟麥若干。計全活人若干。不但立碑建坊旌獎。亦在在口碑。為人傳誦。賢良仁富。見此荒年。豈無惻隱良心。欲捐輸濟困。又有奸徒。不思本院推誠勸諭。反設言阻塞。其尚義良心。且言今捐百金不難。恐他日又有別項大役。又有言捐貨不難。倘又要人去買穀輸倉。則人財兩為賠累。今本院一心為貧民。甦困勸爾賢良。既肯捐貨。

資穀。又豈復勞汝買輸。決無是理。切不可聽奸徒惑阻。本院所以立碑勒名留後者。一則旌賢良尚義之功。二則杜後不許再將尚義之家。有別項大役索擾也。本院亦思爾等富家巨室。皆辛苦營生。成家立業。必不強致之。但本院推誠待人。諄諄勸示。爾眾當以本院之心為心。待後豈熟。必計數給還。安肯欺謬。今出示後。爾眾若不歸本院之誠。他日府州縣官詳寔報名到院。是頑民也。反為不美。故示。

二省人民見于院榜示。開誠勸諭。有富豪良善。莫不欣然樂捐。資粟以尊明示。其最高義者。河南則趙守賢。高從善。孫祖祜。劉

德洪。山西則楊有年。王永。李文科。邵承芳。朱朝卿。至今高孫楊王朱五宅。皆奕世簪纓。趙李劉邵四家。子孫蕃盛。可見濟人活命之功。天必陰祐其後也。公乃着縣官每里選忠正耆老二人。協同里中。照舊日冊籍。查計人口。給與半年粟穀銀兩。仍着縣官不時稽查。不許里書作弊徇私。如有別省流民。飢餓到來。亦令隨在地方。就食度命。不可趕逐。此法行之。民沾寔惠。而得全生。公即每縣置二倉。立碑刊諸尚義之名。又給與冠帶。奏聞建坊旌表。給匾犒賜其家。免後各色差徭。充役。一上照示。與面諭里老之言。一毫不謬。公又差人於成熟處。收買粟麥。如湖廣四

川等處。皆起本院勘合公文。備書救災卹鄰。無過糶等語。仰體朝廷德意。皆吾赤子。若分彼此。大非仁人君子之心。若有人到貴省。糶買米麥。及貴省之人。搬運米麥前來者。俱不許恃強之徒。道閉攔截。若貴省有此之徒。係是刁惡害民之蠹。希重治之。若州縣官有過閉者。當為推情毋阻。其差人輸買之處。是以無人敢過。其買糶來上倉粟穀。公算其盤費。點折虛耗。皆公自蠲資。賠補其數。置之倉廩。若遇凶年。乃分次貧極貧。諒人計口。給與。後兩年之間。時歲成熟。公即查計先年捐貸資穀之家。各各照數算明給還。有尚義者。感公大德。不願領者。仍貯庫貯倉。又

有幾處倉廩。如先年賤價買穀者。資本三錢。加利五分。六七錢者。加利八分。給還原糶之家。故富家巨室。并小戶貧家。無不感德。思恩公。又訪得鰥寡孤獨者。皆查養於卑田院。亦月給米粟。二季與布疋。並無遺失。仍令各處設醫藥局。以療疫疾。蓋大荒之後。必有飢傷之病。公乃究軒岐之奧旨。拯斯民於壽域。又設社學於里邑之中。令教孤寒子弟。使教讀。者令其自洒掃應對。出恭入敬之禮。循循導之。其教讀生儒。每月給米一石。銀一兩。作為教育子民之儀。自此數年。全活萬萬。教育萬萬。百姓深感公恩。有歌謠一篇。以見當時公之德政云。

凶年飢歲貧無粟

處處人民皆枵腹

兒女賣與富家翁

一男止換六斗穀

春來只有四斗糧

粟糲夾糠煮薄粥

夫妻共食一月餘

面漸尫羸皮搭骨

引領者看作餓尊

精液耗乾無淚哭

忽聞巡撫至此邦

開倉賑濟飢與荒

示民出粟自捐俸

諄諄復諭富賢良

幸蒙尚義諸耆俊

貸資輸穀到官倉

大家小戶皆得食

頽然面色生容光

鰥寡孤獨俱有養

醫藥調理救災傷

趙父杜母今復見

天遣恩官極二方

歌謠至今誦之

于公亦巡視

目見河南地方

逼近黃河水勢極

洶每留心計畫

待百姓農事完畢

少暇之時乃親

自令民採取

青柴蘆草等物

堆積近水之處

以備捲掃之用

仍築數處大堤

以遏水勢堤傍

種樹以固根基

每五里立一舖專人看守少

有坍塌即時修補至今保全水患之功甚大

公每見河南山西大路遙遠當暑熟炎天之時

高賈往來又無遮陰少息之處多有

喘渴中暑而死者公甚憐之乃使人夾道

兩傍排種柳樹極多

不三五年間。柳樹漸長成陰。公又於大路中築高墩數十處。傍邊多開濠塹。亦種柳樹萬株。或三里五里濬開一井於路。連開數百餘井。一則透泄黃河水勢。一則住民與行人得水以濟其渴。又於井畔通造一亭。與往來之人憩息。至今柳樹合圍成陰。行人得水以舒吻渴。古跡猶存。寔萬代之績也。公又見大同山西行都司十三衛。俱在大同地方。寫遠巡按御史不能一一遍歷。軍衛亦有司事多不法。以致老弱充當。冗食者衆。及聞警報不能時刻猝至。為害不小。公乃上本奏請專差監察御史一員。於大同鴈門等處控壓邊境。庶不致邊政廢弛。軍皆精練。至今

遵守。公又見山東陝西亦連歲凶後。多有逃移到山西河南二省者。恐日後貽患地方。即令住居相近者編成里甲。另立鄉都。若住居星散者。就於各鄉都附近處安插。亦各立里長管束。仍復撥與荒田。退灘餘地。開計畝數。令其耕種。耘鋤生業。又奏河南懷慶陝州等處餘糧有見在倉五七年之上者。奏聞量減時價。糶與陝西山西飢民。并在隸潁州軍餘與河南安插逃民等衆。全活億萬民命。于公處置飢流之民。皆得其所。地方果然寧靜。家家樂業。皆公撫勤之績也。公一日出巡過城南。忽見旋風驟起。吹得隨役之人眼目難開。少刻捲起一堆冬青樹葉。只在

公馬前捲來捲去。公暗想曰：此時當盛夏之際，萬物正茂，為何有此敗葉成堆捲來？此必有異事。遂令人拾取葉來看時，其葉頗大，因問左右：何處有此大冬青樹葉？道言：未了。傍邊閃出一人，此人不知所稟何事。

第十一傳

魏媼僧救金少婦

於老媪規諫賢王

于公因出巡過城南，偶見旋風吹捲冬青葉甚異，遂問左右曰：此葉甚大，其樹必大，何處有此大樹？言未畢，傍邊一皂隸稟曰：城西南有靜米寺，寺前有一株大冬青樹，必是此樹。葉吹來，公聞此言，遂問離此有多少路。皂隸稟曰：離此有二里路。公即命人役一齊擺道，逕往寺來。果見巍巍一大樹，即將此葉比之，相同。公曰：此處必有冤枉。早見兩個僧人出來迎接，公細觀二僧，俱帶惡形，即偽問之曰：前日有人告汝二僧謀害人命，埋此樹

下。二僧聞言面如土色。口中雖然抵賴。言語先自蹇蹇。公雖見僧如此。無有見証。難於動刑。乃即命人在樹下四邊開掘。掘不
二尺。果有一屍。帶血喉傷。頸皆勒斷。乃僵屍也。公見之曰。冤哉。冤哉。感夏而屍不朽。壞豈非冤乎。心中大怒。喝令將二僧拷掠。
二僧不待加刑。即招道。半月之前。晚間見一後生。領着一婦人。
在此經過。僧等三四人在此乘涼。偶見婦人生得好。遂起謀心。
用繩勒死。後生理此樹下。公大怒。急令人進內搜捉。又拏住兩
個僧。有一個正。是其夫被謀死者。又問此一婦何來。婦人哭訴
個婦人。一個正是其夫被謀死者。又問此一婦何來。婦人哭訴

曰。妾因夫死七日。同一九歲兒來此山中。做碗麥飯。衆僧見婦
人獨行。一齊強攔進寺。三日前說兒子被虎蛇去。不知真假。皇
帝命爺做主。公聞言大怒。即審為首僧。實之典刑。為從僧三人。問
發充軍。一燒火道人。并幼徒俱釋放。將寺中衣服都給與二婦。
審得小兒是僧拐去。賣與人家。公自捐俸資贖還。俱着親人領
回去。說將屍另葬於泮澤園中。自此人人皆稱公為于青天。于
城隍于公明。鑑如神。雖婦人女子亦傳誦其德政。公一日正坐
堂。見一老婦直入廳前。痛哭不止。公問曰。老婦何事。哭泣。老婦
訴曰。婦人因兒子為事監禁獄中。只得把十歲孫兒賣與人家。

要救出兒子養婦人的老命。賣得身銀三兩。趕早進城。要付兒子。救他出來。將身銀放在飯籃裡。送飯與兒子吃。就與他銀子使用。走到路中。婦人忽然肚疼起來。只得去東廟上解手。不敢將飯籃放在坑板上。就掛在橫樑之上。婦人心忙要去得緊。忘記拿了飯籃。走到半路。猛省起來。急急轉去尋時。不知何人掣去。如今銀又沒了。孫子又賣了。兒子又救不出來。婦人左右是死了。久聞爺爺是青天活城隍。要與婦人做主。查一查。訴畢。大哭起來。只把頭在地上磕得頭破血出。兩邊皂甲那裡喝得住。公曰。你這婦人不知人姓名。又不見人踪跡。且曠野之中。又沒

箇見証。東廟之處。又沒箇鄰居。這樣沒頭公事也。來混賣那老婦抵死叩頭地下。告曰。爺爺包龍圖。曾斷七十二件沒頭公事。爺爺這一庄事。斷不出于公。被老婦說了此言。一時奮然起來。叫那老婦且起來。待吾與你尋獲還汝。老婦見說。即忙起身。朝上拜了數拜。曰。好箇青天爺爺。尋還了我好。公仍理別事。老婦見公理別事。半晌不與他尋獲。又跪下大哭起來。兩邊皂甲喝不止。公令不可趕他。存思一會。心中轉道。反被這村婦激惱。公欲差人到縣取銀三兩。給與老婦。忽見兩箇喜鵲。從老婦身邊一飛飛到于公案邊。一回又飛去了。公仍理別事。老婦又跪下

哭起來。皂甲又喝不住。正鬧嚷間。只見二鵲又飛下來。到案桌邊。噪了一回。于公乃頓悟。暗想曰。吾廳上人役頗多。況平日無燕雀到吾之案下。今二鵲來得甚異。便問左右曰。此處有人叫喜二否。兩三皂甲齊聲稟覆道。有箇喜二。公問曰。這喜二作何營生。皂甲稟道。是趕早賣炊餅的。那老婦聽得說賣炊餅的。他就道。爺爺婦人轉去尋時。路上撞見箇賣炊餅的。公曰。是也。即叫兩箇皂甲分付曰。汝可好好喚喜二來見。就令他帶炊餅担來。切不可驚嚇他。吾在此立等。二人唯唯領命。急急來到西門。見了喜二道。于爺喚你。喜二見說。吃了一驚。心中慌亂道。公差。

我一向本分營生。又不為非。于爺喚我做甚。二人曰。汝自去見。想必要買你的餅。叫你連担挑來。喜二見說。愈慌道。都爺少什麼吃。要我的炊餅。公差我原不叫做喜二。我是姓嵇。排行第二。鄉音叫做喜二。想不是我。不要差了。兩箇差人見說。焦燥起來。道。老爺叫連炊餅担挑來。不是你。是誰。一邊說。一邊拽了担便走。哄動若干人看。于公正在堂上專等。兩箇差人帶喜二進見。驚得喜二聲已出不得。于公見了。便問曰。喜二。你無甚罪犯。汝早間曾拾得甚物麼。嵇二聞得此言。心中少定。便道。爺爺。小人早間上東廁。拾得一飯籃。並無別物。公曰。正是那飯籃。汝曾動。

麼。稽二曰：小人不會動。公曰：快取來。老婦人一見稽二，拿這飯籃進來，大喜道：爺爺正是。正是。就令當堂開看，果然有銀三兩在內。公即給還老婦。因問曰：汝兒子為何事監禁？要銀使用。老婦訴道：因欠王府債負，被他囑縣監追完納。于公聞言，聽然不樂。又取自己俸銀三兩與老婦，差人一同贖還孫兒。一面寫牌，着該衙門釋放老婦之子，用好言發回。稽二仍給銀五錢與稽二。稽二叩拜而出。人皆稱公神聖。又一日，公出外，至途中見一夥小民，皆被纏索連串縛着，立於道傍。公即命住轎問曰：這干人為何事的？眾人齊跪下訴曰：是王府較比房錢的。公曰：止有

朝廷命有司比較錢糧，那有王府比較房錢之理？公因前日老婦人之子欠王府債負，監禁獄中，有司承奉追比。今又見這許多人受此責限，心中不悅。乃復問眾曰：汝等既賃府中房屋居住，怎不還納租銀，以致如此追比？眾民哭訴曰：小人安敢少府中房租，但因水旱不均，早時府中又不肯乘晴修理，若有大雨，家家水漏，難以安身。租銀若或欠少分文，雖家中鷄鴨之物，亦皆拏去。准租內中，總有少一二箇月房銀，住不得，搬了出來，不分多少，一槩拏去。三日一限，追比。寔是出可憐。望爺爺作主救拔。眾人草命，公聞眾言，心甚憐憫，即叫帶到院中來。眾官校只得

帶進院來于公即提筆批云

豐年諒不少遠歉歲須從權免晴時收盡衆之鷄豚雨下當
不過屋中水滿雖少欠三二月之房金何必期三五朝而責
限比較尊何國法搬移任從民便宗王若要房錢等待年
豐于謙任滿

于公批畢即發放衆人回去安心生理若少欠者待年熟時完
足衆人各各叩謝而出公即親到府中見周王極言時荒民貧
之苦周王一一聽從自後府中一應債負房錢等項俱皆蠲免
一以見周王大德一以見于公惠愛周王自後常請公赴宴往

還遂出百花園晚公賦詩公迅筆立就百花詩賦每花題咏此
首文詞華麗膾炙人口王極尊重至今珍之常時開筵暢飲王
亦能賦詩每相贊和亦是一代之盛事也于公省巡二省必經
太行山過一日晚間公過此山只見前面一夥人各執鎗刀器
械火炬齊明一齊擁上山來不知何為

自尋死地耶。汝衆且聽着。吾自蒞任以來。莫非有偏私乎。莫非有剝削重歛乎。莫非有貪婪汚行乎。莫非有暴虐酷刻乎。莫非有坐視民飢貧而不賑濟乎。莫非有鰥寡孤獨而失於所養乎。莫非有大興工作而後汝勞力乎。莫非有撫馭乖方而激汝為盜乎。教者之中。有一於此。汝衆當明言吾過。甘受爾等之侮。若其無有可速散去。即宜改過。學為良民。上不污祖宗之名。下免自己分身之慘。中不留盜賊之名。遺臭於後。若仍不悛。蒼天不佑。國法難容。群盜見公威風凜凜。聲若洪鐘。言詞有理。皆感激相顧曰。果是于爺。我等不敢為非矣。言訖。盡皆奔散。自後盜賊

絕少。亦于公威德服人之一驗也。于公自此退群克。從山西巡歷到河南省。下多日。有布政司左叅議劉孔宗。自持廉潔。一毫不染。與人平素寡合。雖於同僚之中。少有不合。動輒面叱其過。馭手下人。役書吏甚嚴。在任多年。遂為衆所排擠。當時有妻兒不遠千里而來。欲圖姐夫濟助。劉孔宗少少與些盤費。令人逐出境外。其人懷恨。乃佯對衆曰。劉叅政是我姐夫。凡事皆重托我。特差人遠遠接我到此。謠誘月餘。賺得一事得銀百兩。假言進內說了。劉姐夫盡名諾矣。事無不諧。其人同中騙銀到手。竟自潛逃。劉孔宗不知其事。依律問放為事。以其人見事不諧。

即央親人前往半路挈着騙銀之人遂各處詳告有平日怪孔宗者又從而排擠之其誑銀之人又恨孔宗逐他事連孔宗夫人衆官交章劾論于公察知其寃乃上疏力陳孔宗之寃孔宗方得無罪孔宗深感于公之德其夫人立像日奉三餐祀公後孔宗以官為工部侍郎亦公之疏雪而致之也于公一日坐堂見一後生告姐夫謀佔家產事公差久拘其姐夫審問其故姐夫訴道小人怎敢謀佔他人家產岳丈在日自謂此子非岳丈親生有遺囑令其管其家產非敢謀佔公曰既有遺囑取來吾看其人即呈上公看畢笑語其人曰汝岳翁有智人也他當日

寫遺囑付汝時正恐汝害他性命他的遺囑寫說非吾子也而家私田產盡付與女夫而外人並不得爭論觀汝岳丈取此子之名為非就有主見久矣豈有自生之子說非親生而辱名取門乎豈有父取子之名為非是美名乎吾今為汝岳翁點明遺囑之字句云非吾子也而家私田產盡付與而女夫外人並不得爭論公斷句讀畢遂判七分與其子三分與女夫作為撫長營業之事公復謂其小子曰汝父在日取汝之名為非乃一時之權詞耳吾今與汝判明家產非之名不美吾就與汝改名曰衍衍者為世世相承之意小子聞言拜謝曰以公祖改父之

名敢不終身佩德。遂叩謝而出。此子因公之德。後來讀書領貢。薦授鳳陽府教官。後于公被誣死。衍上疏明公冤與功。乞加建祠祭祀以報之。此子即衍也。于公因院中堂鼓舊損。聲音不遠。乃令一老吏寫牌取鼓。吏持筆半晌。寫牌呈上看之。不中公意。公傍立一小吏。公命寫牌。小吏承命。即提筆寫云。

巡撫二省都察院于。仰造鼓鑄戶。速辦堂鼓一面。務要緊。擗密釘。輕擊遠聞。置之軍中。三擗令敢勇之士先登。懸之省。下一鳴使聚歛之官警退。今欲革故鼎新。爾當用心整飭。送院驗中。隨給價銀。如製不堪。定行究治。

小吏寫畢呈上

于公覽訖甚喜。遂問小吏何名。稟曰。賈瑀。乃是府中撥來伏侍老爺。于公見他敏捷。心中有意擢舉他。一日于公出巡。未回。賈瑀見院中屏風上有一幅唐人韓幹所畫五馬歸厩圖。甚妙。高處露着一條斗方白紙。在上。賈瑀看見筆力甚健。一時乘興。援筆遂寫一詩於上云。

一日行千里
不知天既外

曾施汗血勞
猶有九方鼻

賈瑀題寫畢。既而恐懼。欲塗洗。又不可。不數日。于公由院。賈瑀

伏地請罪。公問其故。賈瑀稟訴其事。公觀詩畢。喜曰。汝無罪。不過一時乘興而作。非有意為之。何罪之有。吾前日見汝能文。今又能詩。可為小有才者。自後伏侍上司。當小心謹慎。不可造次。正分付間。適值公案桌歪欹。公遂命賈瑀取一木片。襯墊平正。其案桌遂不至欹。公因謂賈瑀曰。汝既能詩。可將襯桌之事為題。作詩一首。稱不索紙筆。即口占一詩云。

寸木原因斧削成

每於卑處建功名

一朝襯進臺端下

能與人間定不平

公聞賈瑀所吟之詩。極口稱贊曰。觀汝才華若此。不宜久處於

下。遂即收為本院巡吏。後考滿進京。考中除官。經歷。後累官至工部員外。尋陞江西參政。與蘇州府知府况鍾同登三品之職。况鍾亦吏員出身。累陞至蘇州知府。在任十九年。食參政俸。蘇州士民仰戴。稱為况青天。若賈瑀與况鍾。亦可為吏員中傑出者。賈瑀若不過于公。亦不能甄拔到此。于公在任年久。遇天旱時。公即誠心禱雨。雨隨至。遇年潦久雨。公即虔心祈晴。指日見旭。所以二省人民安阜。盜賊潛消。家家樂業也。不期公之父彥昭病故。公聞報。即日斬衰就道而行。百姓聞之。涕泣固留。公謂百姓曰。為人在世。忠孝為先。安有父喪而不奔回守制者。汝眾

不必苦留。決不可少住也。公遂換馬單騎，急急奔回守制。百姓隨路泣從者千餘人。有赴京保留者萬餘人。朝廷見百姓等苦保，旨下奪情起復。公再三哀祈乞終父喪，詔方許之。二省士庶軍民等合建生祠侍奉，報公之恩。其時入京官員俱用在任。土宜人事，餽送當道。惟于公巡撫十餘年，未嘗有分毫土宜人事。餽送當道，并相知者，公丁父憂，纔闋不期。母夫人劉氏又卒，公復丁母憂。朝廷遣行人汪琰來，欽賜諭祭，營葬畢，行人奉旨迫公還朝。復任公再三乞終喪制，朝廷不允。公後五上表章懇乞終制。後朝廷方允，不談于公守制終喪，且談今日朝廷新命一大

未知此以行事如何試問後漢書

